

故事里没有答案

人间烟火，不如大梦一场。

刘英冬 (@庄博一禅师)

著

NO ANSWERS IN THE STORIES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故事里没有答案

刘英冬 (@庄博一禅师)

著

STORIES

NO ANSWERS
IN THE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故事里没有答案 / 刘英冬著. — 北京 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8. 6
ISBN 978-7-5142-2287-6

I. ①故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8464 号

故事里没有答案

刘英冬 (@ 庄博一禅师) 著

出 品 方: 脑洞故事板	出 品 人: 尹 健
策划编辑: 张国辰	责任编辑: 周 蕾
特约编辑: 孙 岩 高连飞	责任营销: 马媛媛
装帧设计: 满满特丸设计事务所 @ 返祖	
新浪微博: @ 喜阅奇迹	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a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4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I S B N: 978-7-5142-2287-6

自序

一切纯属虚构。

这话是作者刚说的。他热衷于写作，关于写作，他在这十余年间与我谈论过三次。

第一次是在某个小巷尽头的酒馆里，我印象深刻。那天下着小雨，他没打伞，浑身湿漉漉地进了酒馆，径直坐在我面前，双手在旧木桌面上胡乱一抹，神色兴奋地问我：“什么是小说？”

是什么呢？我哪里知道，我只是来喝酒的。

他见我没回答，从怀里掏出几本书来，摊开在桌面上，我隐约瞧见老舍、王小波以及阿城的名字。

我依旧没说话，依旧在喝酒。

他却愈发兴奋，直至手舞足蹈起来。他说他已经掌握写作的关键了，其实也没啥好琢磨的，白话文已经让这些人写尽，按图索骥就能抵达终点。等到语感、文风、笔力都有了，写什么还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

他说完这些话（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可时间久远，我早记不清具体的那些了），把桌上摊开的几本书重新收回怀中，转身走出酒馆，身影隐入雨中。

我只是看了一眼门外的雨，还是没说话，还是在喝酒。

第二次是在某个游乐园的迷宫里。当时我已在其中兜了许久的圈子，由于实在寻不到出口，决定朝着一个大致方向不停地翻墙出逃，毕竟这种劣质迷宫，围墙并不算太高。

也记不清是在第几堵围墙后面，我又遇见了他。他还是那么兴奋，把我从墙头上拽了下来，再一次问道：“什么是小说？”

我没说话，只恨迷宫里没有酒喝。

他哈哈大笑，拍着我的肩膀说道：“太没意思了，以前写的那些太没意思了，也是刚刚才琢磨明白的，小说其实就是这个。”他用手指了指周围的墙面，“迷宫。”

我没理他，重新爬上墙头。

他抬头说：“此刻，正在发生，作者与读者共处，像迷宫，困在其中。多有趣啊。”

我看到远处迷宫管理员正用手指着我，我也朝那边挥了挥手。

他接着说：“确实有难度，可博尔赫斯能写，我为何写不得？”

来不及和他解释了，我看到管理员越走越近，急忙从墙头翻了过去。

第三次就在几天前，他来我家，给我送这本书。

他还是一样的兴奋，这种兴奋他竟然能保持这么多年，这太让人惊讶了。

他依然提出了那个老问题，什么是小说？

出于礼貌，我当时没理他，认真地翻看着这本他送的书。

他又问我，发没发现一件怪事儿，在城市里，每栋高层住宅楼里都会有扇窗户，不管白天黑夜，永远亮着灯。

“发现了，发现了”，这是我十余年来第一次回答他的问题，紧接着又问，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他笑着说，“这就是小说了。驱动你想要知道，这部分就是。”

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，我硬着头皮读完了这本书。

书里的故事，内容题材相去甚远，风格内核却还算得统一。可以说是荒诞，可以说是黑色幽默，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些毫无意义、走向不明的事件。

关于这本书，他写得并不好，起码不符合世俗标准的好。虽然仍在努力，但看得出，这方向不会是那个“好”的方向。

我个人觉得，创作者创作的过程或许大多雷同，纠结，否定，自我怀疑等等，但最终所抵达的土地应是千差万别的。冰川荒漠亦或是绿洲，都会有，视蛰伏于创作者体内的基因而定，没有标准，也不该有标准。不“好”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

文学创作不见得多严肃，阅读过程也说不上多轻松。都是过程，交手的过程。这是一切精彩发生的前提。过程里有探索，有孤独，有私密，只是没必要“好”。

他自称“孤岛作者”，也算是能够理解了。

嗨，得了，我当然能理解他，毕竟我就是他。书里的故事，还是希望你们能花时间去读，此前所有自嘲与批评全都作不得数，反正开头我可是说过了，一切纯属虚构。

青 鸟

P001

街 头

P016

南 柯

P032

罗生故事

P045

普通爱情

P053

再给我一杯可乐

P062

消失的张教授

P080

人间烟火

P091

目录 C O N T E N T S

中秋夜凌晨两点消失的月亮

P102

闹海

P111

沙海葬心

P131

目录 CONTENTS

无常

P147

幻境逃脱

P162

老张的葬礼

P178

德州之王

P191

I

“他听人说过，青鸟寓意着每个人绝境中最后的希望。”

木易是个执拗的人，冷漠且不近人情。他不是针对某件事，更像是种消解人生的手段。这种执拗体现在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刻。

就连吃煎饼也是。木易路过小巷，找了个煎饼摊。

一辆老款三轮车，车斗竖起两根竹竿，上面撑着招牌：× × 煎饼。类似这样的摊位聚集在小巷附近。有卖菜的，卖小吃的，卖日用品的。小贩们的吆喝声和往来人流组成小城独有的烟火气息。

“大爷，来个煎饼，不加葱。”木易看时间还早，要了个煎饼。

煎饼摊是一对老夫妻在经营。老头儿摊煎饼，老太太收钱找零，摊饼时也会帮着往饼上撒料。木易听老两口聊天，好像城市在进行市

容改造，小吃街面临取缔，两人合计租个店面。老头指着对街和老太太说：“那家店，常年不开门，哪天联系联系，看老板租不租。”

木易顺着老头手指方向朝对街看去。

有家店店门紧闭，门上面挂着锁，显得额外突兀。不是因为挂着锁突兀，这家店铺的门脸有着不属于这座城市的底蕴，中式装修，冷冽感十足，和周围热络氛围对比明显。

“小伙子，给，你的煎饼。”老头叫了一声，看木易回过头把煎饼递了过去。

木易咬了口，呸的一口吐在地上：“我说了，不加葱。”

老头：“哎呀，年纪大了。加葱出味儿，你再试试？”

木易把煎饼递给老头：“我不吃葱，重摊吧。”

老头愣了下神，看了木易一会儿才把煎饼接住，舀了勺面重新摊饼。大概是看出对方不是本地人，老头嘟囔着本地话和老太太说些什么。木易能猜出意思。不是好话。

他也没说什么。看着饼在炉子上加热，膨胀。

等木易拿到煎饼再看回对街。正有人弯腰在那家店门口开门。中年男人模样，大概四五十岁，穿一身棕灰色长衫，脖颈挂着铜镜坠饰，一副古装剧里的老学究打扮。

木易捧着煎饼，边吃边过马路。等到了店前，抬头看到牌匾上写着四个烫金字：前世今生。

2

王军骑着自行车，骑得飞快，恨不得骑的是个摩托。

他享受风驰电掣的感觉，但小时候骑摩托摔过，不敢骑了。

王军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。

考警校，第一年没考上，想复读接着考。

他爸就骂，废物东西，老子哪有钱供你读。

没办法，在外面混了几年。

做学徒，卖光碟，当服务员，没一件长久的。

最后当保安。半年了，算是最长的一份工作。

这会儿骑车是去交班。

去一个老居民楼，今天轮到他值夜班。

3

木易在店里走走瞧瞧。

傍晚天光渐敛。店里没开灯，烛台上点着蜡，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纱。屋里有一股浓郁的香料味。

店中间是过道，过道尽头有两张太师椅和一方高桌，老板坐在其

中一张椅子上，身后墙面挂着一幅山水画。两边是木制货架，上面规整地摆着一排铜镜。

老板见木易进店，起身招待，指着货架上的铜镜说：“都能用，每个镜子存的长度都不一样，您看需要多长时间的，我帮您拿。”

木易：“怎么用？”

老板拿自己脖子上挂的铜镜坠饰给木易演示：“就这样，把手掌放在镜面上。第一次用，是导入记忆。往后再想看，还是这样，把手放上，就激活了。你看，就在这镜面上显影。”

镜面上是老板年轻时候的样子，有个小孩坐在他脖颈上，好像是在做什么游戏。

老板抚了抚镜面，镜面上的影像消失，又变回普通铜镜的模样。他从木架上取了一个铜镜递给木易。

木易把铜镜拿在手上打量，比常用的镜子重，椭圆形，款式朴素没花纹雕饰，没想象中的年代感，倒满是现代工业的痕迹。

木易：“这个能存多长记忆？”

老板伸了一个手指，目光低垂没太多表情：“一年，一般第一次都买这种。”

木易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巴掌大小的绸缎包裹递给老板。

老板接过包裹，手隔着绸缎摸了摸，笑了起来。他伸手向木易示好：“你好，我叫杨向荣。”

木易和老板握了握手：“木易。”

4

王军不喜欢夜班。

主要是难熬，要抽白天两倍的烟。

他觉得人的身体里应该是有个雷达，晚上自动开启，把情绪放大。

不睡就会乱想。王军会想自己的警察梦，幻想遇上犯罪现场，自己见义勇为将歹徒制伏，想到激动处还会站起来自己比画两下。

但现实情况是，熬着。没有歹徒，只能和时间对抗。

不能睡，领导会打电话突击检查。上次王军没接住，就受了警告。

小说，音乐，电台，属于夜的全部。能怎么办？熬吧。

这几年王军都没回过家。

5

杨向荣端来茶水，招待木易坐下。

他打开包裹，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：“木先生，你这个定魂香可是罕见品质，我不能占你便宜，货架上这些铜镜，你再随便挑一个。”

木易摇了摇头：“不了，这面镜子足够我用。”

杨向荣：“那好吧，我也不瞎客气。”

他把定魂香包裹好，塞到怀里，重新打量起木易，莫名生出一股亲切感：“对了兄弟，我这有坛珍藏，自己喝也没啥意思。要不一起喝点？”

木易没说话，看着门外。来往喧闹的人群消退。光在空气中飘浮，向天空飘浮，街道渐渐暗了下来。

杨向荣起身从木架后面取了个灰色的瓷瓶。斟了两杯酒，两个人都没说话，只是喝。

后来还是杨向荣先开的口。他也不在意木易说不说话。自顾自地喝酒，说着往事。兴许是因为这些事太久没人说过。

杨向荣从南城来，有自己的家庭，稳定的工作。他是工厂的技术骨干，老婆是小学老师，两个人有个孩子，聪明伶俐。不像现在孑然一身的样子。

杨向荣：“那时候我还年轻，容易相信人生的错觉，还以为生活总会这样。屁，狗日的，我老婆带着我儿子，带着家里能带走的，留了张字条，走了。是真走了。那天我回到家，看到空荡荡的屋子，发了疯。点了把火把屋子给烧了。后来我和乞丐一样，一路走一路找。还抱着幻想，以为还找得到人。最后到了这儿，有个老道士看我可怜，就收留了我，还用定魂香治好了我的病，教了我这门做铜镜的手艺。”

木易想起来他小时候的事儿。他妈也是小学老师。他记得他爸那时候喜欢喝酒，每次喝完酒回家就会砸家里的东西，他妈上去拦就揍他妈。他护着他妈，他爸就一起揍。每天差不多都一样。他觉得自己冷漠的性格就是从这段不快乐的童年里养成的。

杨向荣：“后来老道士走了，我就开了这么个店，靠这门手艺养活自己。人是找不回来了，这些年我想明白了，也认了。”

木易：“那定魂香呢？你病是还没好吗？”

杨向荣：“好了吧？谁知道呢。这定魂香更像是一种瘾，人总要给自己点念想哪，不然还活个什么劲。嘿，我给你说兄弟，其实我用这铜镜讹过不少人。”

木易：“怎么讹人？”

杨向荣：“我这儿有不少人记忆的备份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啥时候存的。等我想要定魂香了，就随便联系一个，嘿嘿，他们给气的，但不得不服软……哎，别这么看我兄弟，你放心我肯定不坑你啊。”

木易：“你也不怕得罪哪个真狠的？”

杨向荣：“嗨，也就是个乐子。不然日子怎么熬呢。”

6

王军到了值班室，把自行车停在门口。

同事递了根烟，两个人在门口抽。

王军：“回家正好饭点。”

同事：“嗨，不想回去吃，我家那位太能唠叨。”

王军打了个哈哈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两个人也确实没什么可聊的。王军看不上这些同事，也可能是看不上这份工作。

抽完烟，同事就骑着车走了。

王军进到屋里，刷着手机上的新闻。

这儿恐怖袭击了，那儿诈骗案了，总有这些事儿。王军觉得世界这么不太平，警察系统肯定是缺人的。

他挺埋怨自己父亲的。要是再让自己读一年，说不定就考上警校了。现在自己这个岁数了，应该是没机会了吧。

王军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。看了看表，又觉得时间走得太慢了。

7

木易放下杯子，看了眼自斟自饮的杨向荣，又看向门外，视线被挡在门外黑色的大幕上，下午街道的模样已然难以辨别。

木易知道自己酒量。他极度自律，醉倒的状态在他的人生中是不被允许出现。

其实木易想和杨向荣说些什么，可又实在不知从何说起。

他想起小时候有次闯祸，背着手站在他爸面前，想说些什么。可那些话从心里生长，缠绕在唇齿之间，也是一样难以脱口。他爸用手捏了捏他涨红的脸说：“慢点说，不着急。”